

中华历代帝王传



清德宗

光绪传



曹金洪◎编著



团结出版社

中华历代帝王传



清德宗

光绪传



曹金洪◎编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清德宗光绪传 / 曹金洪编著. -- 北京 : 团结出版社, 2015.8

ISBN 978-7-5126-3741-2

I. ①清… II. ①曹… III. ①光绪帝(1875~1908) — 传记 IV. ①K827=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76314号

出版: 团结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东皇根南街84号 邮编: 100006)

电话: (010) 65228880 65244790 (出版社)

(010) 65238766 65113874 65133603 (发行部)

(010) 65133603 (邮购)

网址: <http://www.tipress.com>

E-mail: 65244790@163.com (出版社)

fx65133603@163.com (发行部邮购)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155×220 毫米 1/16

印张: 24

印数: 3000 册

字数: 330 千字

版次: 2016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126-3741-2

定价: 29.00 元

前言

悠悠几千年，纵横五万里，站在中国文明辽阔而又源远流长的历史天幕下，仰望着令无数人叹为观止的帝王的流光溢彩的天空，尽阅朝代更迭的波澜起伏，无处不闪耀着先人用心、用生命谱写的辉煌。

封建帝王是历史的缩影，自嬴政以来，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他们或以盖世雄才称霸天下，或以绝妙文采震烁古今，或以宏韬伟略彪炳史册，或以残暴不仁毁灭帝业，铸就了一部洋洋洒洒长达两千余年的封建帝王史……

恍然间，我们看到了“千古一帝”秦始皇“横扫六合”的雄伟身姿；大汉朝开国皇帝刘邦从“市井无赖”到“真龙天子”的大变身；汉武帝刘彻雄赳赳地将中华帝国带上顶峰的威风场景；光武帝刘秀吞血辟齿战八方，于乱世中成就霸业的冲天豪情；乱世枭雄曹操要尽“奸计”，玩转三国的高超智慧；亡国之君隋炀帝的骄纵狂妄；唐高祖李渊率众起义、揭竿而起，建立唐王朝的惊天伟业；唐太宗李世民玄武门兵变的狠辣果断；一代女皇武则天勇于创造命运的步步惊心；宋太祖赵匡胤“杯酒释兵权”的聪明睿智；元世祖忽必烈以蒙古铁骑横扫欧亚大陆的英雄豪迈；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开创铁血王朝的钢铁毅力；“草根帝”朱元璋从“乞丐”到“皇帝”的辛酸血泪；清太祖努尔哈赤以十三副铠甲起兵，开辟锦绣前程的创业史；大清王朝第一帝皇太极夺取江山的谋略手段；少年天子顺治为爱妃做到极致的痴心情意；清军入关的第二位皇帝康熙除权臣，平叛逆，锐意改革的天才谋略；最富争议的皇帝雍正的精彩人生；乾隆皇帝钟情于香妃的风流韵事；慈禧太后将皇帝与权臣操纵于鼓掌之间的惊天手段……

在浩瀚无边的中国历史长河之中，帝王始终是核心人物，或直接或间接地掌控着历史的舰舵，影响着历史的进程。虽然他们已是昨日黄花、过眼云烟，但查看他们的传奇人生，研究他们的功过是非，仍然可以让读者借鉴与警醒！

即便如此，很多人依然会“坚定”地摇头回答：“NO！”因为在他们看来，“历史、帝王”等于“正统、严肃”，这些东西早被当年的历史考试浇到了冰点！尽管明知“读史可以使人明智”，也再没有耐心去研读、探索那些“枯燥”的帝王传了。其实，历史并不是课本上那些无聊的年份表，帝王传也不是人物事件的简单罗列。真实的帝王生活要丰富得多，有趣得多。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让读者心甘情愿地“抢读”帝王传，本套图书精心挑选了在历史上影响力颇大的帝王，突破了枯燥无味、干巴巴的“讲授”形式，以一种幽默诙谐的语言，用一种立体的方式将一个帝王的多样性与丰富性展现在广大的读者面前。

全书妙语如珠，犀利峥嵘，细述每个帝王的政治生活、历史功绩、家庭生活、情感轶事等，充满了故事性、知识性与趣味性，让读者在轻松愉悦的享受中体味人生的变化莫测；在“观看帝王大片”的过程中收取成功的法门秘诀。

为了保证书稿的质量，编辑工作者查阅了大量的相关资料与文献，并且专门请教了很多长期从事历史教学与研究的专家学者。不过，由于时间与精力有限，如果本套图书存在些许错误，敬请广大的读者朋友们批评指正。

“古人不见今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与浩瀚的宇宙相比，人类的生命短暂得微不足道。因此，在这有限的时光中，我们要尽一切可能多学知识，少走弯路，让我们的人生变得更加绚丽多彩！

目 录

第一章	传帝位思虑终决断	继大统协商始沉默	1
第二章	选嗣君再生垂帘意	饮闷酒邂逅有志人	13
第三章	举敦才帝父荐导师	犯国忌喜事变祸事	27
第四章	经大丧幼主立大志	劫官眷娇女换密信	40
第五章	思旧师光绪动肝火	遇新秀翁老吐心声	55
第六章	赵侍卫夸口惹祸端	翁同龢授课讲战事	63
第七章	小儿女园内斗诗词	亲弟兄室内议朝政	74
第八章	权难舍无奈行训政	秉常心姐妹选秀女	88
第九章	运可期众秀女竞选	行酒令无才女出丑	105
第十章	定皇后失意郎落空	成大婚喜结好姻缘	122
第十一章	弄聪明嫔妃讨欢心	仗威势阉奴肆狂态	134
第十二章	珍嫔灵动尽讨欢心	皇上懦弱备受屈辱	145
第十三章	西太后设计害亲王	光绪帝快活赛神仙	157
第十四章	医心病苦求得妙方	重亲情密授争宠计	171
第十五章	惧太后唯恐遭闪失	忧战事暗定息兵谋	184
第十六章	用老臣改组军机处	下狠心抗击日本国	201
第十七章	遭惨败中堂负国恩	生大气太后干朝政	212
第十八章	老佛爷重用卖国贼	光绪帝泣血签苛约	224
第十九章	康南海忧国上万言	翁同龢忠君两行泪	236
第二十章	变旧法帝妃齐努力	推新政君臣共用心	249
第二十一章	光绪变法立志图强	太后谋权蓄意干扰	264
第二十二章	太后为权势阻改革	皇帝为江山意已决	279
第二十三章	料大局赔礼老太后	掷孤注倚重袁世凯	294
第二十四章	珍娘娘誓死佐君主	谭嗣同冒险寻世凯	307
第二十五章	维新人士惨遭追捕	慈禧太后怒言废帝	321
第二十六章	谭嗣同慷慨赴大义	光绪帝失败困瀛台	333





第二十七章	珍娘娘冷宫伤凤体	光绪帝月夜探爱妃	344
第二十八章	慈禧寝宫怒斥荣禄	刚毅设计激怒太后	353
第二十九章	捐芳躯珍妃赴国难	辞人世清帝留谜团	365

第一章

传帝位思虑终决断 继大统协商始沉默

正午时分，鬼热的天气，狗都躲在阴凉处耷拉着舌头直喘。整个醇郡王府在这闷热的午后静悄悄的，连一个人影着都找不到，更听不到半点声响。

正在午睡的醇郡王奕譞忽然被一阵吵闹声惊醒了，后庭院一位女佣跑进来报告说：“王爷，王妃娘娘诞下一贵子。”

“啊，是男的？”醇王爷简直喜不自禁。

正好在这个时候，醇王福晋的寝室里，那一位刚刚来到人间的皇族后人正在拼命地哭喊着：“哇，哇，哇……”

一股祥瑞之气在暮色中回转盘旋，似龙似凤，袅娜着、盘旋着，冲向天际。

北京城。

储秀宫。

慈禧太后差奴才到恭亲王府请奕訢进宫议事，奕訢不禁一惊，心想：这时找我所为何事。奕訢不敢犹豫，连忙穿戴整齐，随着来到了储秀宫。

见到慈禧之后，奕訢恭恭敬敬地行了礼，客客气气地寒暄了两句，就坐下了。

“皇上已重病多日，迟迟不见好转，这大统之事在你看来应该由谁来继承比较合适？”慈禧突然间说道。

奕訢一听此话，吓得脸色苍白，扑通一声跪地说道：“回太后，当今皇上正值盛年，血气方刚，即便偶感风寒，叫御医认真医治一定会痊愈的，立嗣之事，现在不需要考虑，尤其是现在皇上正病着。”

慈禧叹一声说道：“恭亲王，你有所不知，看皇上这病属于天花麻疹，我大清朝入主中原二百多年，皇子皇孙、王公贝勒因为这天花之症不治而亡的有多少！当今同治皇上是我亲生骨肉，身为他的皇额娘，我怎么能不希望他早日康复，入朝主事，我和慈安太后也可以享享清福，只是这皇上的病一天比一天重，真是让我坐立不安，只怕皇上，只怕皇上……”





慈禧说着，摇了摇头，从眼角滑下几滴清泪。奕訢见皇太后这样伤心难过，一时不知如何劝慰，仅是长叹了一口气。

“只怕是皇上的病撑不了多久了，这国家不可一日无主，这件事还请恭亲王思考一下，但是不需要现在就做出答复，也先不要外传。”

“是，太后，臣想要再探视一下圣上龙体，然后再寻求天下名医为圣上治病，太后不要过于担心。”

“谢谢恭亲王！”

慈禧太后看着恭亲王奕訢离去，急忙朝门外喊了一声：“小李子！”

“嘿！奴才在。”李莲英跌跌爬爬地跑进来跪下说道。

“恭亲王现在去了东暖阁，你赶快找人去探听一下他与皇上的对话，如实回报本宫，不得有误！”

“是！”

太监总管李莲英刚要起身离开，忽然又好像想起了什么似的，转身与慈禧太后说：“老佛爷，您刚才和恭亲王的谈话中，套出一点什么吗？”

“你赶快去东暖阁，这件事回头再说。”慈禧不耐烦地说。

“是！”李莲英说完之后就匆匆离开了。

奕訢心急如焚地来到了东暖阁，御前太监传报给同治皇上。同治帝病人膏肓，听说皇叔来见，急忙传旨请皇叔入室，这是同治皇帝自生病以来第一次接见大臣。

奕訢由太监引着，入内拜见皇上，见到满脸疮痍、骨瘦如柴的皇上，心里不禁泛起一阵酸楚，泪水上涌，但还是强忍着咽了回去，直直地跪在地上说道：“皇上，您安心养病，我马上回去派特使到全国各地调征名医，再另请西洋医生前来探视皇上，希望皇上可以早日康复，入朝主政。”

同治帝惨淡地笑了一下，有气无力地说道：“谢皇叔，朕只怕不行了，朕的病不仅仅是天花这样简单，唉！朕实在是愧对列祖列宗，想不到朕继承大统，刚刚独立执政就患上这样的重病，现在想想，朕真的感到很惭愧。”

“皇上，您可千万不要这样说，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这世上哪里会有治不好的病，臣一定想方设法为皇上治好病。”

“皇叔，不要宽慰我了，朕有一事相托，望皇叔答应。”

“皇上，有什么话您就直说吧，只要朕可以办到，一定誓死不辞！”

“朕今年方十九岁，但是……这继承大统之事本应该从溥字辈中寻找，但是朕经过再三思量，溥字辈中唯溥伦年长，但是此人胸无大志，平庸



无能恐坏我大清基业,其余溥字辈中人都年幼无知,不能主持朝政。”

同治帝缓了一口气又接着说道:“先宣宗道光在位时,一向偏爱皇叔,称赞皇叔的才智,但皇祖又喜欢先父皇的温厚仁慈,在承继帝业时,先皇祖一直举棋不定,才致使御玺内藏有两项遗诏,让先父皇终生不得与你为难,可见先皇祖多么器重皇叔。”

奕訢跪地热泪盈眶地泣诉道:“皇上,还提这些陈年旧账干什么?臣心中实在有愧,没能尽到一个辅政亲王的职责。”

“皇叔请起,听说先父皇殡驭上苍之时,也曾托孤,先父皇虽与皇叔在幼年时有争位之嫌,但先父皇一直是敬重皇叔的。”

“皇上,别说了,有什么事你就直说吧,老臣定不负圣望!”奕訢哭泣着说。

“皇叔,朕考虑再三,这大清几百年的基业唯你可承继,虽不合祖制,但这是万全之策。”

奕訢做梦也想不到皇上托给自己的竟是这事,吓得再次跪倒在地,颤抖抖地说:“皇上,万万不可!臣万死也不敢有此非分之想。蒙皇上对臣的信任,臣一定尽一切办法为皇上择医治病,万一不济,臣也要辅佐皇后所生之子承继大统。”

奕訢想不到皇上今天竟吐肺腑之言,他如何不知道慈禧太后的为人,对皇上、皇后和两宫太后的关系他更是明白。

奕訢跪在地上早已泪流满面,他用袍袖抹一把脸上的泪水说:“满朝大臣,西太后也仅仅对东太后及臣有所顾忌,臣万死也要保住皇上的江山。至于皇上所托的大统之事,臣实不能接受,请皇上三思。”

恰在这时,外面响起了脚步声,御前太监来报,说皇后娘娘来服侍皇上用药。同治帝挥手让恭亲王奕訢退下,奕訢觉得自己已与皇上交谈甚久,影响皇上休息,便告辞回府。

慈禧太后在李莲英走后重新回顾一下自己和恭亲王奕訢的对话内容,心中寻思,从谈话中看,恭亲王对皇上的病确实不甚了解,看来似乎没有插手王权之意。不过,对奕訢也还不能掉以轻心,知人知面不知心,谁知道他奕訢心中打的啥鬼算盘?还是小心点好,我那拉氏可不能在阴沟里翻船。满朝文武和这皇宫外能与我那拉氏抗衡者能有几人?不外乎那东宫的慈安和这个奕訢,哼!早晚我也让你们栽在我手里,等着瞧吧!

慈禧太后正靠着火炉想心事,忽报李总管来了,急忙让他进来。

从李莲英那诡密的神色中,慈禧知道这次打探收获一定不小,急忙屏



退宫女，单独留下李总管。这时，李莲英才凑上前，躬身对慈禧说：“老佛爷，大事不好，皇上他——”

慈禧一惊，忙问道：“皇上他怎么啦？”

“皇上准备将皇位传给恭亲王！”李莲英贴着慈禧的耳根子说。

“什么？”慈禧猛地一哆嗦，叫道，“不可能！”

“小的探听得一清二楚，这是奴才亲耳所听，绝对可靠！”

“哼！这个逆子是不想好了，白费我一番心血生养了他，竟是个吃里扒外的不肖子孙，看我如何收拾你们！”慈禧喃喃自语。

李莲英急了，忙问道：“老佛爷，你快拿个主意吧！再晚一切都完了。”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慈禧慢条斯理地说，“那恭亲王有什么反应？”

“他极力推辞。”

“是真推辞还是假推辞。”

“奴才看不清他的表情，但从声音中，奴才觉得他可能是真推辞。”

“会不会是皇上在试探他的心意？”

“这——小的不知，莫非皇上想临终托孤于恭亲王？”

“小李子，算你聪明，这才是皇上的真正用意，目前那阿鲁特氏皇后已身怀有孕，虽不知男女，但皇上可能估计是阿哥，他这临终托孤可是一箭双雕。”

“此话怎讲？”李莲英不解地问。

“怎么聪明一世，糊涂一时？皇上先试试恭亲王有无窥视皇位的野心，他如此一说，就是恭亲王有此野心也不得不压抑心底，一心辅佐皇上的那未出世的遗孤。另一方面嘛，他将如此重任委托给恭亲王，一是让恭亲王觉得这是圣上特殊恩宠与信任，奕訢也就可能凭着皇上的无限信赖为皇上死心踏地地卖命。同时，这样也就断了两宫皇太后再次垂帘听政的念头。”

“这——奴才实在不明白，如果是皇上遗孤承续大统，如此年幼无知，岂不更需要太后的垂帘听政吗？”

“啪！”慈禧对着李莲英的后脑袋瓜拍了一巴掌，骂道：“怎么这么笨呢？那时候，我不老也老了，成为太皇太后，垂帘听政的太后只可能是那阿鲁特氏贱人，还不知把我扔到什么地方呢？”

“噢，原来是这样，小的明白了，这是皇上在利用那恭亲王奕訢给他服务？”

“就是这样。”



“那恭亲王难道看不出皇上的用意吗？”

“那奕訢又岂是个善茬，如果再来个将计就计，这宫中又杀机四伏了。唉！人活着也真够累的。”慈禧长长叹口气说。

“那我们应该怎么做？”

“首先就是要控制皇上，隔绝他和一切外人的联系，特别是那东宫和这恭亲王的联系。第二步就是寻找接班人，一旦找到合适的人选就把皇上——！”慈禧说着做出一个“杀”的动作。

“老佛爷，这——”

“这什么？”

“这皇上可是您老人家的亲骨肉！”

“谁叫他吃里扒外！”

“那皇后阿鲁特氏能否与皇上接触？”

慈禧略一思索说：“平时可以，必要时也不准他们相见，明白吗？”

“奴才明白！”

“明白就好，你尽管大胆地去做，有我给你撑腰，怕什么？”

“奴才为皇太后万死不辞，这控制皇上之事不难，但不知老佛爷所找的接班人是什么要求？”

“你认为呢？”慈禧抬眼瞅一下李莲英说。

李莲英献媚道：“当然越小越好，但万万不可在溥字辈中寻找，那样太后岂不又是太皇太后，最好仍在皇上同辈人中寻求，由载字辈人继承皇位，老佛爷仍不失太后身份，照样垂帘听政，只是那东宫慈安太后也要参与有点不妥。”

“算你聪明，看样子这榆木疙瘩脑袋也开窍了。”

“这载字辈中谁最合适呢？”李莲英小眼睛一眨，贼眼珠直打转地说，“奴才忽想起一人，不知老佛爷是否满意？”

“谁？”

李莲英再次躬身凑在慈禧耳根上嘀咕一句，慈禧一听笑了，拍着李莲英的脊背说：“正合本宫的心意，小李子真不愧是本宫的左右臂膀，所想之事不谋而合！”

“哈哈，谢老佛爷夸奖，还有什么吩咐？”

“这里有一道懿旨，你速派人传调李鸿章准军入京，此事万万不可声张。”

“奴才遵命，噫！”李莲英一抖马蹄袖跪下接旨。



恭亲王府。

奕訢一人独自在书房内来回踱步，思考着刚才同皇上的交谈，分析皇上的用意。

皇上今天推心置腹，讲出一些肺腑之言，大有临危托孤之意，从皇上表情看，皇上确实病得不轻，并不仅仅是出天花，也许还有其他病，万一皇上驾崩，自己应该如何做呢？

我奕訢虽为皇叔，但由于与慈禧太后的一些隔膜，自己与皇上也并不是关系融洽，心中有时也相互防范。记得重修圆明园时，自己就和皇上发生了矛盾，还差点连王爵也给丢了，幸好在慈安太后的劝谏之下，才平息了同治皇帝的怒气，决定不再追究此事。

奕訢在屋子里来来回回地踱着，仔细想着同治皇上所说的话，真是百思不得其解，决定再到钟粹宫找慈安太后商量一下。

钟粹宫。

慈安太后也是心神不宁，自从归政后，她虽深居宫中颐养天年，但最近发生的一些事不能不令她内心如焚。

这同治帝虽不是亲生，但对自己在感情上却胜过对他的亲生母后慈禧。慈安太后一向疼爱同治，关心他的生活，关怀他的健康，体贴他为政的难处，完全用一颗真诚的母爱之心去爱同治，却不同于慈禧用太后的威仪让同治接受自己的呵护。这月，同治帝一病不起，不仅病情丝毫没有减轻，相反有所加重，怎能不令她心急呢？特别是同治皇上这病，对外也不好意思开口，真是又心疼又气恨，她一气之下把同治帝手下文喜与杜宝两太监给关禁起来，但仍感到不解恨。

慈安太后正在沉思之际，太监来报，说恭亲王奕訢叩见太后。慈安立即命人让他进来，奕訢叩拜完毕，见慈安泪眼红肿，惊问道：“太后有何伤心事，如此悲戚？”

“皇上的病情不见任何好转，更有恶化的倾向，这怎能不让本宫忧虑？”

“太后，这皇上到底是何病？如果是天花麻疹也该痊愈了，如今却有加重的趋势，这到底是为何？”

“唉！这话都无法向外开口，不过，恭亲王也不是外人，我也就直说了。”

原来同治帝想重新修建圆明园，因奕訢阻谏，再加上国库空虚没能修成，心中好大不快。内侍太监文喜、杜宝见皇上整日不开心，私下一合计。



要帮皇上找乐去,甚至去京城中大大小小的妓院找乐子,皇上三天两头的往外跑,就这样,同治帝传染上了性病,当时人称花柳病。

皇上得了这病又不好意思开口,对外只说是得天花麻疹,那宫中御医也是个蠢蛋,一味地按天花麻疹治疗。再加上皇上年轻不成熟,身体尚未完全发育成熟就纵欲过度,体质衰弱,这一病就倒下了,每天不断治疗就是不见好转,后来等发现是花柳病,为时已晚,早已毒气攻心,传遍全身,到了今天这必死无疑的地步。

恭亲王奕訢听罢慈安的叙述,确实吃惊不小,说道:“唉!老臣做梦也不知道皇上竟会这样,若是早有信息,就是死也会阻拦圣上出宫胡闹。”

“我也是在最近探知皇上的病情实证时才得知的,可惜为时已晚,也怪我整日深居宫中,对皇上关心太少!”慈安太后自责说。

“太后千万不能这么说,也许这是我大清朝的气数吧!臣曾听先父皇讲过我们祖上陵寝风水的事,说这是命中的气数。”

“这到底是什么气数,本宫怎没听先父皇讲过?”

“还是臣做阿哥时,一天在上书房读书,父皇来查问功课,谈及祖上之事,父皇说先祖为辽阳总兵时,曾在白山黑水之间请一风水大师给查看一块风水宝地,说在此安放陵寝后辈必出至尊,但此地有一大缺陷,由于受一外来山势所挡,此龙脉受阻,绕山后虽然重又续上龙脉,但子孙后人作为皇帝者必然短命。”

“哦,原来是这样,难道没破除的方法吗?”慈安太后问道。

“据说先祖也有此问,那风水大师说,这是上苍之数,虽然人为之力可以破除,但效果不一定明显,但是还必须坚持去做。”

“这破除方法怎样?”

“就是每一代为皇者必须自己在皇位期间亲临辽沈祖上陵寝祭奠。”

“是这样,我也听说过以前几位先皇在位时都曾回辽沈拜祭,只以为是尽尽孝心,不想其中有此缘由。”

“只可惜这拜祭的定例没能坚持下去,被后世子孙给忘却了,如今果有应验。”

“从何时起没有从事这拜祭典礼?”

“最后一次拜祭是先皇祖乾隆爷时,也就是那次拜祭的当天先父皇道光降世。”

“竟然这么巧合,果真有什么神秘之数。”



“但先父皇在位时也曾牢记祖训，多次想到东北辽沈祭祖，却一次也没实现夙愿。起初是平定张格尔叛乱，后来是连年与海外洋人征战，由于鸦片战争的失败，割地赔款，先父皇自感无颜拜见先人，在先祖坟前无法开口，故不愿去辽沈祭祖，为此事一直感到心愧，每每提及此事总是伤心落泪，弥留之际仍觉得愧对列祖列宗，也对不起后世子孙。并再三告诫先皇大行皇帝咸丰，务必亲赴辽沈祭祖，弥补父皇之过失，却想不到先皇竟热河一行英年殡驭上天，也未能如愿，那时，我就有点怀疑此天数难道已经应验吗？一个人独处时，常想起此事，却谁也没有告知，只想再等几年，待同治皇上年龄稍大，国富民强时，告诫这先祖的例制，劝谏圣上亲赴东北祖宗陵寝拜祭，以完成祖上遗愿。想不到当今圣上这么年轻又染上此病……”

恭亲王说着，已老泪纵横，泣不成声，慈安太后也是泪下如雨，叹道：“难道这大清的气数已尽？”

恭亲王一抹泪，气恨地说道：“把文喜、杜宝两个逆贼给斩了！”

“这事交给内务府总管崇伦去办就是。”

“太后，老臣罪言，请太后思考。”

“恭亲王，有话请讲。”

“皇上到了这地步，对续统之事太后有何打算？”

“你说呢？”慈安太后问道。

“依老臣之见，皇上之病目前尚无大碍，且皇后阿鲁特氏已身怀有孕，也许不久就会分娩，那时，若生有太子，即使皇上宾天也可后续有人。”

“万一皇上在皇后分娩之先驾崩呢？”

恭亲王沉思一下说：“万一那样，对外可密而不发，只说皇上有病不见外人，等到皇后分娩后，是阿哥则即为续统之人，若为格格再另作考虑，太后以为如何？”

慈安太后点点头，“愿上苍保佑皇上龙体日康，也愿上苍保佑皇后生下阿哥！”

“这只是我们如此计议，但西太后不知有何想法？”恭亲王奕訢试探着问。

“她，皇上是她亲生骨肉，岂有不为皇上血脉着想之理，我想此事她会妥善处理的。”

“既然如此，那就再做定夺吧！”

之后，恭亲王奕訢就告别慈安太后回到了自己的府中。



养心殿东暖阁。

同治帝迷迷糊糊睁开双眼,隔着厚厚的窗纸虽然看不清外面的世界,但知道又是一个晴朗的天,尽管是晴天,但在这寒冷的冬日,气温也十分低,他很困难地把手伸出被外,想喝口水滋润一下干裂的双唇,但摸到的杯子里的水却是冰冷的。同治帝叹口气想叫人,声音只能在喉咙以下打转,就是发不出声,无奈,只好闭目等待。

同治皇上感觉到自己的病情在一天天恶化,死神正一步步逼近,这死对于他只是早一天晚一天的事了。因此,对于这大清朝的续统问题不能不令他忧虑。自己先父皇英年早逝,冲龄即位,两位母后垂帘听政多年,这大婚之后刚刚独立主持朝政,却由于一时放纵而惹得此病,如今行将归天,有何颜面见列祖列宗。

但是话又说回来,自己一了百了,只是这大清的天下托付何人呢?溥字辈目前尚无能人。两位母后毕竟是女流,慈安太后心胸大度,但太过善良软弱,皇额娘有女豪杰的政治家风度与心机,却又太过心狠手毒,况且也太会享受和奢侈,正值多事之秋的大清王朝怎经得起她的折腾。

唉!皇叔恭亲王奕訢倒是个合适人选,为人厚道,生活勤俭,又懂得治国安邦,虽然年龄稍大,但朕也顾不了许多了,暂且让他执政再慢慢寻求合适的继承人选吧。

同治帝正在思前想后,御前太监来报说军机大臣李鸿藻叩见皇上,同治帝立即命他进来。

李鸿藻进入东暖阁跪下奏道:“臣李鸿藻叩见圣上,祝圣上早日龙体康复!”

“免礼,起来吧。”同治帝轻轻说道。

“谢皇上!”

李鸿藻起来坐定,同治帝屏退左右的人才缓缓说道:“朕口授遗诏,请你代笔。”

“皇上正值盛年体健,偶有小疾,刻日即可康复,不必虑及大统之事。”

李鸿藻忽又跪下奏道。同治帝微叹一声,示意他起来找纸笔,李鸿藻不得已,在御案上取过纸笔,静听圣上吩咐,同治帝这才一字一句地说道:

“朕六岁即位,一晃十三年矣,然独自为政仅一年有余,欲重振国威,兴我大清,不想患有此不治之症,愧对先圣。今为大清天下有续,朕思虑再三,决定特传位于皇叔恭亲王奕訢,此乃大清朝续统之上上策,他人不可逆此朱谕。”



同治帝边说,李鸿藻边书写,书写完毕,李鸿藻又重新一字一句读一遍,让同治帝听听是否有什么不妥之处。完毕交给同治帝,他盖上玉玺,这才叠起来放在枕下,说道:“时事艰难,赖国有长君,朕为大清天下所虑才传位于恭亲王,但此朱谕暂不必发下,到时再宣布。”

“皇上,你考虑得也是,但圣上龙体不久定会康复,请圣上珍重!”李鸿藻泣诉道。

“作为朕的老师,朕不必欺瞒你,朕之病恐难挨月余。”

李鸿藻泪流满面,已说不出话。恰在此时,外面太监传来话,为了不影响圣上休息,命李鸿藻快快离开。李鸿藻不得已才与同治皇上跪别,不想这竟是他师徒二人的最后一面。

李鸿藻才刚刚离开,慈禧就意识到到了事情不妙,于是对东暖阁进行了详细的搜查,搜出了诏书,随即立刻命令大内侍卫将东暖阁戒严,就连同治皇上的老师李鸿藻也受到了牵连。

同治帝独自一人被关在东暖阁内,虽然每天都有御医亲自照看,太监宫女喂饮饭食茶水,但是没有外臣和皇上谈心解忧。让同治皇上万万想不到的是,今晚就是自己的死期,而将自己置于死地正是自己的亲生母亲。所谓“最毒妇人心”,这句话用在慈禧太后的身上一点也不为过。

且说这个慈禧太后,虽然继承皇位的人选她早已内定,但是为免遭人口舌,还是冠冕堂皇地请王公大臣来到西暖阁商议立储之事,参加商议的王公大臣有恭亲王奕訢、惠郡王奕详、弘德殿行走徐桐、翁同龢、总管内务府大臣英桂、崇伦等二十几人,当然,还有李鸿藻。

这么多人挤在一起,原本空旷、清冷的殿房突然之间变得热闹起来,吊在正中央的宫灯燃烧得更旺了,整个房间充斥着一种暖融融的气氛,人们不再跺脚,也不再搓手,都三个一堆,两个一伙在交头接耳。在这些人中,唯一没有参加议论的,仅仅机械地坐在那里想心事的就是恭亲王奕訢与军机大臣李鸿藻。

“两宫皇太后驾到!”

不知何时,这太监的一声吆喝提醒了所有的王公大臣,今天半夜到此并非谈话叙旧,而是有重大国事需要商议。他们立即按班次在事先准备好的跪垫后站好,恭恭敬敬地低头垂手敬立等候。

随着执事太监将棉帘缓缓抬起,大臣们齐刷刷地抖掉马蹄袖的盖口,跪在地上,红顶子一揭到地,齐声呼道:“恭请两宫皇太后圣安!”

两宫皇太后一前一后来到炕上的一张方几旁,一左一右坐了下来。